

DAGONG TIMES

打工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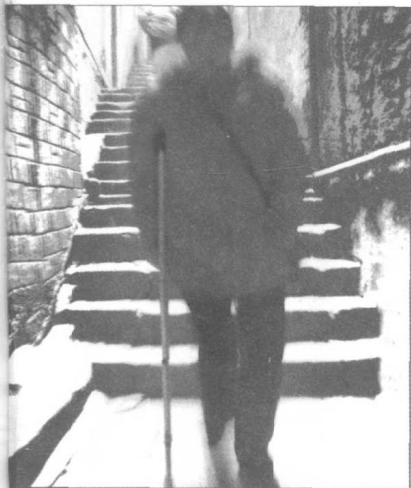
NO.1



职业之痛

——穿越时空的倾诉

华夏出版社



打工时代^{NO.1}

职业之痛

李真主编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职业之痛/李真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6

(打工时代.第1辑)

ISBN 7-5080-3505-4

I. 职…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454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00千字 2插页

2004年7月北京第1版 200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8.00元

(本册定价:9.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打工时代·前言

- 2 时代语录
3 为什么不说 / 李涛

打工时代·纪录

- 9 职业之痛：流水线吞噬的花样年华 / 李真
33 职业之痛：乡村不能承受之重 / 李涛

打工时代·档案

- 72 穿越时空的倾诉
—— 一位死难打工妹的生前家书 / 王小芳
- 112 活着，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痛
—— 一位幸存者的十年生活 口述 / 小英 整理 / 李涛
- 140 一种力量，在脆弱的背后
—— 一位志愿者的十年追忆 / 卜狄伦
- 156 无题
—— 致“致丽火灾”受难者 / 李涛



时代语录

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要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外出务工收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3年12月3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生产安全和职业病防治问题。使用农民工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要求，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设施、劳动保护条件及职业病防治措施。从事矿山、建筑和危险物品生产经营作业的农民工上岗前必须依法接受培训……

——摘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教训不吸取不放过

——2004年2月1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按照“四个不放过”原则处理已发生事故，以维护法制和纪律的严肃性，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我年轻时也在钻井队干过，不过那是在地质钻井队。我特别爱看钻机，对钻机刹把子很熟悉。操作钻机刹把子可是既辛苦又危险的工作

——2003年8月1日，在黑龙江省大庆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戴上安全帽，健步走上操作平台，深有感触地对1205钻井队工人们说，“我对铁人有感情”

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黄菊副总理在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的观念，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为什么不说

■ 李涛（协作者）

说话是人表达自我，与社会沟通交流的手段，具备正常生理机能的人，就应该掌握说话的手段。

现实并非如此。

小时候，我在乡下卫生院居住过一段时期，对面就是太平间（存放死人尸体的房间），我的童年因此面对过形形色色的死人，尤其是麦收农忙时节，隔三差五便会有因自杀抢救无效抬来的死人，她们绝大多数是尚年轻的农妇，其中一些农妇我常在小镇的集市上遇见：她们穿着散发樟脑香气的花格衣衫，挎着碎花包袱，挽着鲜亮的发髻，健康，美丽。而她们的死相却惨烈而恐怖——通常是在吵闹与被殴打之后，她们选择了绳子与农药。

死人是不能说话的。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健康美丽勤劳的人有话不能言说，选择了以死相抗？

多年后，当我以成人的视角去观察我们的社会的时



候，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2001年5月，一个16岁的小保姆在两天之内被雇主强奸三次，她从三楼跳了下来……然而，当她决定告发施暴者时，却因证据不足而没有被立案，甚至有人怀疑是她勾引了雇主，因为对方是一位老板，而她是一个打工妹。“无论我说什么，别人都不会相信。”她最终选择了放弃。

如果生命都不能为证，还能说什么？！

可见，说话实在不只是生理机能，还是社会权利（学者称之为“话语权”）。在一个多元化阶层构成的社会里，哪个群体掌握了话语权，就意味着掌握了表达本阶层立场、争取本阶层利益、参与社会政策安排的主动权。话语权的大小取决于该群体的强弱，群体的强弱不在于人数多寡，而在于是否拥有了表达自我思想与需求的权利。沉默，意味着被忘却。

而一个公平的社会首先在于它建立了不同阶层公平参与的表达对话机制。否则，自杀、暴力、对抗，只能增加社会对话的成本。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打工群体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目标，但值得反思的现实是：一方面是媒介、学界、社会对相关话题的研讨日渐兴盛，另一方面却是被关注对象的沉默。我们不能想象，一个1.2亿之众的群体没有自己的声音，意味着什么。而如果我们要让社会了解真实的我们，让制度安排更贴近我们的需求，首先要将我们真实的声音，我们真实的处境，我们真实的需求，用我们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但是，仅有表达是不够的，还需要强大到足以让社会倾听、重视。显然，一个人的声音是弱小的，我们同样不能想象，一个被视为廉价劳动力的打工者怎么可能与老板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平等地对话。只有将无数弱者的声音汇聚成一个群体的声音才可以成为无法回避的力量。这就需要有一个能够汇聚



我们的声音、展示我们的现实与梦想的平台。

我们正生长在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激烈博弈的时代，各种力量顽强自立而又此消彼长。在全球资本以坚硬的姿态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过程中，中国党和政府始终努力地维护劳工群体的权益。反之，我们也必须承认，应对变革与挑战的过程中，政府同样需要获得来自民间的监督与理解。从职业病防治法的诞生到收容遣送制度的消亡；从总理的手与打工者的手紧紧相握，到时隔18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我们看到了来自政府的重视与关爱，同时也应该感受到勇气与责任的背后，来自一个群体的表达与理性。

我们必须说话，尽管我们身微言轻，但我们必须表达，对于我们处境的改善，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的声音很重要。我们在陈述事实，同时我们更希望唤起社会对职业安全的进一步重视。

这也是我们创办《打工时代》丛书的理念：让沉默者言说，使无助者互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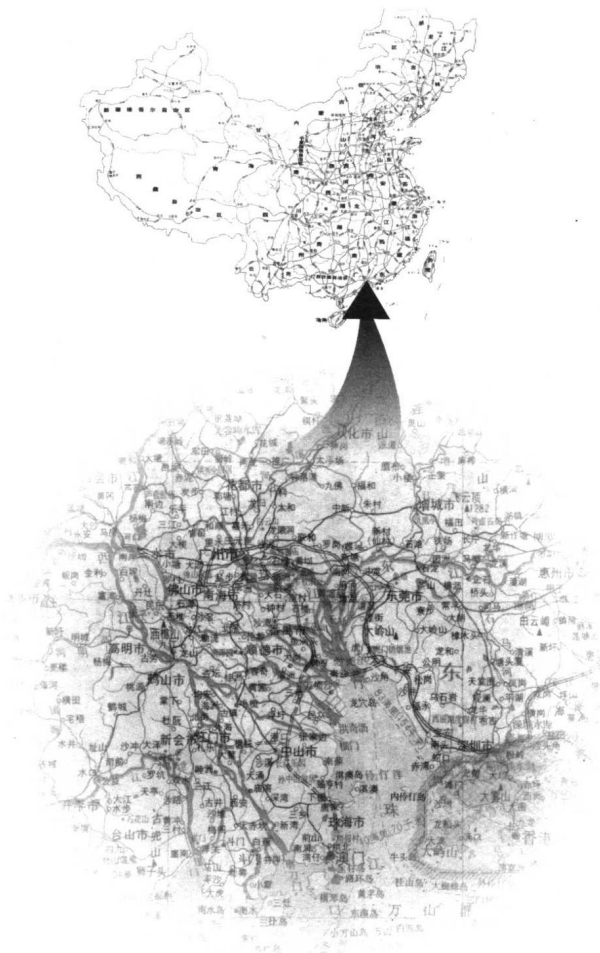
双手的勤劳，
却因职业危害给身心带来永恒的痛和疤 (李真/摄)

打工时代 ■ 纪录

职业之痛

● 流水线吞噬的花样年华

向南→南中国，珠三角，农民工输入地



注： 本图仅为示意图，并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版图



流水线吞噬的花样年华

■ 李真(协作者)

我只见过他两次，在南方的一家医院。他双手合十，低头不语。病房里很静，沉默。我仿佛能听见他全身的水泡破裂时发出的脆响，烂开的皮肤结成的黑痂包围了双眼，使他看上去像只熊猫，绝望和忧郁，盛满在那双18岁的眼神里，深不见底。

当我回到北京，再次直面相机里他的眼神，那种脆弱，那份沉重，那种水泡破裂时仍清晰在耳的脆响……提笔，我却无法用文字描述那份感觉——是什么，致生命如此脆弱，是什么，让青春如此痛苦？！

这是一群因工作而遭受苦痛的人！这是一群因身份不同而遭受漠视的人！

像流水线的循环往复，不适、请假、看医生、皮肤溃烂、晕倒……生命的尊严在生存的压力下，被职业病无形而缓慢地侵蚀着，剥夺着

见到华丽，是在广东一家职业病防治院，这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在外人眼里，除了皮肤上密密麻麻的黑斑，她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华丽的老家在四川渠县，17岁开始出来打工，至今已在深圳呆了两年多。假如没有一个月前那场“像感冒一样的小病”，她会和大多数打工的女孩子一样，在流水线上重复着自己的生活。

“感冒”是在华丽进了那家手表加工厂后得的。那是2003年的8月初，进厂第二天，她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冲压表壳。“淬火后的不锈钢要冷却，然后要压，你看这个这么小这么薄，加工的时候是很大一块不锈钢……”说起她的工作，华丽拉过戴着手表的同室病友，捏着手表壳向我比划。一个大的圆形的机器，旁边放着一个抽屉样的冷却箱，装满冷却液，淬火后的表壳毛件就放在里面，工人直接用手从冷却液中取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

黄黄的冷却液流得满车间都是，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华丽经常被熏得头发晕，但想想前一份工作，她还是咬牙坚持下来。前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制衣厂做质量检查，干净轻松，但每天两次的搜身检查让华丽不能忍受：“别人总在身上摸来摸去的，不好……”因制衣厂扣押身份证不给，她是借了别人的身份证来到手表加工厂的。

这里是计件工资，一个工人一天至少完成3000~4000个成品，而一个毛件变成成品至少经过三四次冲压，有的大表壳要压十几次才合格。



以三氯乙烯为主的冷却液，在华丽开始工作的那一刻就湿了她的手，会溅到她的衣服上，会挥发在空气中，会流得满车间都是。

伸手，从满是三氯乙烯的冷却液中捏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咔嚓”；伸手，从满是三氯乙烯的冷却液中捏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咔嚓”；再伸手，从满是三氯乙烯的冷却液中捏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咔嚓”……华丽和厂里的300多个姐妹们，从进厂那天就开始了像机器一样的工作。这种生活，华丽说她早习惯了，在任何一条流水线上，无论制衣厂、玩具厂、电子厂还是其他什么厂，人和机器没什么区别，除了在吃饭的时候。

当然，人，还有生病时！

20多天后的一个早晨，华丽开始咳嗽，头晕，恶心，发高烧，脸上身上的皮肤肿胀得像红萝卜，奇痒无比。

华丽请了假，自己到附近的小诊所去看，“可能是感冒了。”当天医生给她打了针。第二天开始，发紫的皮肤上出现了泡状斑点，像小孩子出麻疹一样。医生说是打针过敏。几天过去后，能跑能跳的华丽不能走路了，口腔里舌头上开始出现水泡，并和身上、脸上的皮肤一样开始溃烂，再后来人就昏迷……叔叔把华丽送到了某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这个词才开始出现在华丽耳边。

其实，在华丽发病前，厂里已经有两个打工妹因同样的病症住进医院，只是华丽不知道，其他的同事也不知道，他们没有时间洗净手上黄黄的液体，来问一问工友得的什么病。伸手，从满是三氯乙烯的冷却液中捏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咔嚓”，三四下之后，就是3分钱。因为你只有像冲压机一样全神贯注，才有可能完成老板规定的数量，才可能拿到300块钱的基本工资，才可能拿到150块钱的全勤奖，只有超过老板规定的数量，一个月后发工资的时候，才有可能拿到500块钱以上——在生存的压力下，情谊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不到两个月，医院里，华丽在等着老板送医药费的时候，又有一个打工妹因同样的原因，被送进来了。而此时



的工厂，因病走人的工位，不出两天时间就会由新招来的打工妹顶替，在冰冷的流水线上开始麻木地运转。

这样的生活状态，在南中国有外来打工者的每一个角落，随时发生着，整个广东省，像华丽这样在工作中因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有患职业病条件的人，就约有1000万。在这1000万左右的人口，极大多数人也像华丽一样，是在患病后才发现身体的不适，甚至危及到生命时，才知道自己患上了职业病。此时，无论患者是正值青春年少，还是年富力强；无论及时医治，还是经济宽裕可长期治疗，都已无法挽回他们一世的健康和一生的平静生活，有的人还会因此放弃生命。

2003年11月2日，华丽厂里第一个发病的打工妹，在医院跳



楼自杀了。

“她很快就能出院了。”11月15日当我在医院里见到华丽时，她说跳楼的女孩长得很漂亮，皮肤很白，经常一个人对着镜子“臭美”，大家都叫她“美人鱼”。“她的病比我轻，皮肤上的斑根本不明显。”华丽用手揪着自己满是黑斑的皮肤，告诉我。

“美人鱼”来自贵州，18岁。

水泡，溃烂的皮肤……清洗，护理……身上的伤口可以愈合成紫黑的疤，心上却永恒着痛苦的烙印

寸头，因服用激素而胖得有些夸张的脸，架副眼镜，皮肤黝黑，一笑，满脸上只有眼白是白色的——三氯乙烯使李冬梅原本洁白的牙齿，看起来像抽了几世的大烟，满嘴黑黄。

29岁的李冬梅来自四川广元，第一次离家，第一次进厂，她根本不知道，打工，除了挣钱以外，还会有这么多痛苦。

李冬梅进的是一家电脑加工厂，她的工作是刷洗经过清洗液浸泡的电脑主板。每天，冬梅右手拿刷，左手戴上防静电棉手套，把一块接一块滴着清洗液的主板拿起来，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刷洗一遍，放下，再拿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块的主板经过冬梅的手，被清洗液浸湿的棉手套，到下班时不知要拧过多少次。

那是一个很大的车间，所有的窗都被封死了，只有几个很小的换气扇，还经常不开，以三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清洗液，使整个车间充满令人作呕的臭味。冬梅8月初进厂工作，到8月底的时候就经常被熏得头晕，必须到车间门口去换几次气，才能挺过一上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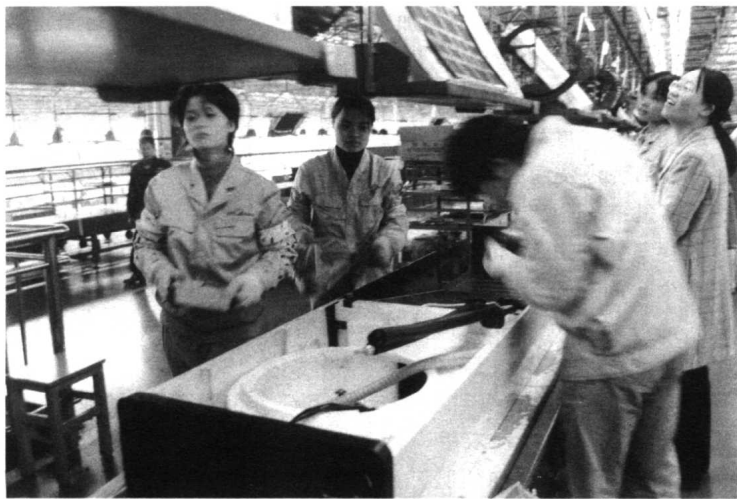
冬梅和厂里的其他工人一样，进厂工作前没有得到任何培训，戴手套不是为了保护双手，而是为了保护主板。

9月2日，冬梅的脸开始发肿，舌头发烂，全身密密麻麻的小红点痒得钻心，她的双手除了抓痒已没有时间再去清洗主

板。这时，冬梅决定辞工——刚出来就得了这莫名的病，她自认倒霉。9月8日递了辞职报告，老板了解情况后，很痛快地说3天后来结工资吧。

没能等到3天后，李冬梅的脖子已肿得和脸一样粗，晕倒在去往医院的路上。在老乡的帮助下，她被送进医院。“全身95%的皮肤严重溃烂，肝腹水……”冬梅向我讲述她入院后的情形：“脸上的皮肤都是裂开的，像熟得爆皮的甜瓜，用药后烂皮结成黑痂，整个头就是个黑瓜，只有肿得合不上的两只眼睛，还露着一点眼白，就是个鬼啊。”

其实，不光脸，冬梅全身都成了一个爆皮的瓜，没有裂开的皮肤也起满了水泡，光抽水泡里的液体一次就达300毫升。已裂开的皮肤让医生大伤脑筋，要护理、要防止感染，就要用药，由于冬梅的免疫系统被严重破坏，小小的一次感冒都会要了她的命，而一旦用药，冬梅的体温就会降低，就有可能感冒。几个医生商量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在冬梅的病房里增加一台暖气炉，每次



流水线上的女工(李涛/摄)